

## ■小说

## 在希望的田野上

□侯发山

花珠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在实习的问题上与妈妈桂兰产生了分歧。花珠在上海读的大学,桂兰希望花珠能在上海找个单位实习,将来有机会留在上海。花珠呢,却想回河南老家。两人虽然远隔千里,有了微信便近在眼前,丝毫不耽误交流。

花珠说:“妈,上海这地方,大学生多了去,显不着咱,还不如回去。”

桂兰心里荡漾了一下,她知道花珠的心思,担心自己一个人在家孤单。花珠四岁那年,她爸出车祸走了,是自己累死累活把她养大的,她比一般的孩子更懂得感恩和孝顺,说的话就很顺耳,像个痒痒挠,挠的尽是痒痒处。但是,当妈的还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像雄鹰一样飞出去,能飞多远就飞多远,能飞多高就飞多高。想到这里,桂兰稳定了一下情绪,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傻闺女,好不容易走

出去了,咋能再回来呢?”

“妈,人往高处走,其实高处不胜寒;水往低处流,其实海能纳百川。您一直没走出村,不也是过了大半辈子?”

“别跟妈贫嘴!妈吃的苦你知道?脸朝黄土背朝天,风里来雨里去……”

“妈,都是老皇历了,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就别再提了。”

其实,大前年,村里的土地都流转给了希望,希望每个月给大家颇丰的租金。这比种地还划算,家里有好几亩地,自己不用操心,一年还白落好多钱。

桂兰不吭声了。

花珠说:“妈,希望哥租一千多亩地,都弄啥哩?”

桂兰说:“啥子观光农业园,说是种菜都不带土。嗨,妈也搞不明白。需要钱不?妈给你转。今年的地租,

希望前天转给我了。”

花珠说:“妈,给您说过,我在大学勤工俭学,有奖学金,用不着。对了,现在不种地了,家也没啥事,您可以出去转转看看啊。”

“我天天转,天天看,还不花钱。”

桂兰说着把手机的摄像头对准桌子上的地球仪,这个还是花珠上初中时她给买的。

花珠“扑哧”笑了,说:“妈,我给您说正经的。”

“妈听你的,出去旅游;但你也得听妈的,就在上海实习,不要胡思乱想。”

“好,好,好。”花珠忙不迭地答应了。

一星期后的一个晚上,花珠给桂兰视频聊天。桂兰看到花珠是在火车的卧铺车厢里,忙问:“闺女,你这是去哪儿?”

“妈,我在火车上实习。”

“啊?你学的是农业,咋在火车上

实习?”

“妈,您不是让我留在上海吗?没有找到合适的单位,只好找了个在火车上实习的机会,乘务员,也不是很累……不过,白天忙,不能聊天,只能晚上啊。”

“好,好,好,妈天天晚上给你聊。”

就这样,每天晚上,花珠和桂兰都视频聊天。桂兰看到,每一次,花珠都是在火车的卧铺车厢里,这倒也好,风吹不着,雨淋不到。不过,实习结束后干啥呢?当乘务员?桂兰想从花珠的话里套出话来,可是,花珠说话每次都是断断续续的,像斋斋鬼发红包似的,一次说一点,一次比一次的信息量少。

桂兰在家闲着无事,就到希望的农业园找了个事,干保洁。上班的第一天,大约是上午十一点,桂兰正在农业园的草坪里捡拾垃圾,忽然接到花珠微信视频聊天的请求,她忙挂断

了。她东张西望了一番,有了主意,跑到那个水泥站台上,两边停放的是火车——希望买的是几节报废的火车车厢,简单装修了一下,让员工以及来这里拓展训练的客人当宿舍用。桂兰伸了伸衣服,拍了拍两下裤腿——其实上面也没有尘土,之后,她打开了跟花珠的视频聊天模式。

“妈,您干啥呢?”花珠还是在火车的卧铺车厢里。

“你不是说让我出去旅游吗?瞧,我在站台上。”桂兰说罢,用手机摄像头照了照身前的火车。

“妈,您这是要到哪儿旅游?”

“北京,妈还没去过北京呢。”

“妈,您不是上错站台了?”

“没有啊,就在县城的火车站,巴掌大的小站我还能上错?”

花珠忍不住笑,说:“妈,您看看您身后的站牌。”

桂兰扭头一看,只见后边竖着的站牌上写着“希望站(起点)——幸福站(终点)”。她不自然地笑了,然后对着手机说:“花珠,这是希望的现代农业园,我来这里真长见识了,大棚里的豆角两米多长,吊在架子上像蛇……听希望说,他这里来了一个科班院校的实习生,之前就是人家给谋划的。”

“妈!”花珠推开“车厢”的门下来了——就是旁边停放着的火车。在阳光的照射下,她的脸蛋如花朵般绽放。

桂兰又惊又喜,似乎什么都明白了。



## 泰山纪略

□张世勤

一切凹凸不平,都可能是美学、哲学甚至宗教的起点。凡是凸起的地方,都会给人一种无限生发的想象。如果有人执意追着要证据,泰山可能就会笑你有眼不识泰山。

生在东方,长在中国,享誉世界,万古长青。这便是泰山。

造山运动虽然是自然界力量美学的拿手好戏,可以激情迸发,可以平地惊雷;但人类的“造山运动”同样活跃,而且比起地质构造学来说,更加简洁明了——想让它成为一座什么样的山,就能成为一座什么样的山。

一般说来,一件物事,只要有了文化的附着,其巨大的包容性,强大的渗透力,模模糊糊不尽确定的多重意蕴,便会瞬间开枝散叶。

万千气象,氤氲开来;诸神泰山,由此诞生。

东岳大帝、碧霞元君、石敢当一俟到任,就再也没有闲下来过。他们日夜听报应愿,解难救急,兢兢业业,恪尽职守。随之,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时常光顾泰山,斗母元君在此有了自己的宫殿,神仙们也一一住进了泰山的万仙楼。由是,万家灯火,天下太平。

不难看出,人类在此造神的目的是,可能仅仅是为方便对山的膜拜而已。其中暗藏的,是人类对不断强大自我的

坚定追求。

随着儒学、道说、佛念的一一上山,整个泰山山脉似乎也得以一次次更新。文化的祥云开始徜徉,思想的天空被不断撑开。

孔子懂得,“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他展“入世”情怀,渴望礼乐、仁政,看到天下大同,看到百姓们都能过上小康生活。

老子懂得,“大道至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他所有的努力,都是试图帮助人们打通“内宇宙”和“外宇宙”的无缝连接,天人一体,星云同在。

释迦牟尼懂得,众生苦难,须懂感恩,知敬畏,存善念。他试图说服人们,信因果,度轮回,自我拯救。

百姓们懂得,他们不需要那些封天拜地的烦琐礼仪,一切劳民伤财的事宜尽管交给那些热衷歌功颂德的封建帝王们去做好了。他们只想借助一座有灵性的神山,祈求风能调,雨能顺,身能健,家能安。

几亿年过去了,泰山一直在生长——不断地生长神话,生长传说,生长传奇,生长人们需要的故事。当我们迈过三重门,攀越十八盘,登临玉皇顶,望日出,看晚霞,极目天外时,不是最高、最陡、最大的泰山,却成了一座分量极重的山。它的重,是被司马迁的著史

巨笔称出来的,容不得半点质疑。

泰山被公认为“天下第一山”,极顶的无字碑,不管是秦皇立起的,还是汉武帝立起的,妙处正在于“无字”。站上泰山,已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话。一如问道泰山,泰山什么也不会跟你不一样。只有等下山之后,你才会慢慢懂得,可能泰山什么都已经跟你说了。

一地一山,能上升为“国泰民安”者,唯泰山可有这样的殊荣。

有泰山学者给出了泰山“刚、健、中、正”四字的评价,总结出“会凌绝顶”的攀登意志、“重如泰山”的价值取向、“不吐土壤”的博大胸怀、“捧日擎天”的光明追求、“国泰民安”的美好寄托的“泰山精神”,应属大致正确。

倒是被泰山名头盖过的泰安市民,在面对一座并非单纯以风景悦人的神山的时候,偶尔会生发出“有一种参与叫离开”的想法。他们试图在旅游旺季离开一段时间,把通畅的道路、方便的生活留给那些外来登山者。不知道当地在面对一座依山而建的城市时,有没有重置城市规划的大胆设想:城市的产业体系是否也能围绕泰山的文化思想,与旅游服务更加完美对接?

有山就有玉,整个泰山或许就是最大的一块玉。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美学、地质学、民俗学,尽在其中。

2023年10月15日,再次登上泰山看完日出后,我不禁吟诵小诗一首:

何地不出日,红自东方来。  
何处无凸起,唯泰天际外!  
以此为结,暂作念别。

## 蓼香弥漫

□郭立泉

的黏液渗出来。它的叶柄很长,能到7至12厘米,偶数羽状复叶,像极了含羞草,整齐齐齐排列在小枝上,密密的,绿绿的。南方人形象地称之为“向天蜈蚣”,孩子们更是把它编进了儿歌:“向天蜈蚣满枝爬,绿皮火车追着它。”

蓼香豆的花期在七八月。黄色小花长在枝子的腋窝里,点缀着紫色的小斑点。2至6朵小花排列成总状花序,每个无风的晴日,蓼香豆都要以水为镜,梳妆打扮自己。一片蓼香豆开花,整个池塘都艳丽起来。

蓼香豆的荚果长而狭,大约有一拃长,圆柱状,成熟后极易开裂,抛弹出绿褐色的种子,种子表面亮光光的,像涂了一层蜡质。这些豆也是一味中药,消炎止痛,主治胸膜炎、关节痛等。

2月28日那天,我在七村的种地屋子里写《黄河口草语之茵陈》,七村的董书记来请我到他家吃白菜炖粉条,又

路过了那个池塘。池塘边刚移植来了一些大树,董书记说这是他从拆迁的双河村淘来的,花了不少钱。董书记说他特别喜欢树。我说大树有灵,这么好的树,花个钱值得。

听我这么说,大树后面的那些蓼香豆在寒风中哗哗啦啦地抖动着身子,好像说,是呢是呢。我看了看它们身上,所有的豆荚都已开裂,没有一个圆囫的。池塘边的大树下,该自生自落了多少蓼香豆种子啊。

春天就要来了,那些蓼香豆的种子,不知道能不能如约发芽。

我暗暗祈祷,蓼香豆,明年春天,你可真得把芽发出来,长出一片蓼香弥漫的绿色帐幔呀。在那里约个会,该是多么幸福浪漫啊。你要风的温柔,咱就来点春风拂面;你要水的滋润,咱就来点儿春夜喜雨。七村不是别处,在这里,咱可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啊。

“西湖明珠自天降,龙飞凤舞到钱塘”。

西湖最早是个由海湾演化而成的潟湖。是江南运河的开通,让杭州一跃成为商业城市,“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因为人聚,西湖开始与城市发生关系。先是唐朝刺史李泌修建著名“六井”,把西湖变成居民生活用水的源头;后来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又疏浚了西湖,还在石函桥附近筑筑湖堤,把西湖变成了一个人工湖泊。公余之暇,他经常流连于婀娜多姿的西湖之畔,诗兴大发,坦言“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就是离开了西湖,也是念念不忘“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几百年后,大文豪苏轼也来了,他开展规模空前的西湖疏浚工程,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挖深,挖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这就是今天的苏堤。他那盛名不在白居易之下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简直就是给西湖量身打造的广告语,西湖从此名声大噪,一时天下名士趋之若鹜。

而西湖真正成为一处景观,还是南宋的事。那时杭州已成为国家的首都,大批王室、官宦、城市富商尤其文人墨客拥入,城市人口超过百万。全国一下把目光聚在了杭州,聚在了西湖。西湖立马热闹起来,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每年春游,几乎倾城而出,以致堤上无插足之地,湖上无行舟之路。林升感慨万千:“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是西湖启迪了文人的灵感,还是文人赋予了西湖的灵性?一批批才俊文人用饱蘸深情的笔端随意书写西湖,在西湖的柔情中不能自拔。一篇篇名家佳作,如盛夏时节西湖里绽放舒展的荷花,艳丽妩媚,亭亭玉立,各领风骚。是西湖成就了他们的才华,而他们也同样装点着西湖的美丽。

纵使岁月如烟,西湖一直让人情有独钟,让人流连忘返。

游西湖,可以沿着湖边漫步。放眼处一片开阔的水域,水波不兴,细细的波纹轻叩湖堤,那是假依,还是亲呢?远处青山隐约,山色葱茏,倒影如画,山水相融,一阵风过又搅乱了写意。近处画舫游船,星星点点,留下几处浪花紧紧跟随,眼前枝满杨柳,绿荫环抱,云树笼纱。

若看断桥,最美是在落雪时。天地一色,日出映照,桥的向阳面积雪融化,露出褐色的桥面一痕,仿佛长长的白练到此中断,故曰断桥。此刻未到寒冬,没有残雪,亦无白娘子和许仙,眼前的断桥只是一座桥,默默陪伴湖水还有旁边的残荷。

脚下的白堤,可不是当年的白堤。“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白居易那时的白堤是迷人的,花草相

赏景,或嬉戏,跟当地市民一样,把西湖当作家门口的公园,不急也不赶,正应了李渔的“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也可以坐船。

人在船上,船在画中。这时候,最好来点雨,波色潋滟的湖面笼罩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宛若轻柔的面纱,朦胧了西湖国色天香的美丽容颜。青山绵延,若隐若现,山树在轻纱遮盖中更深添深翠,构成了一幅幅丹青水墨,淡雅灵动。“三潭印月”依旧,白天是平淡无奇的,它需要夜晚,需要月色的装点。小瀛洲的树更加茂密了,曲桥相通,土堤相连,到处是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美景,不由驻足,梦想穿越到唐宋。

可船开靠岸了。还是坐在湖边的咖啡厅来杯咖啡吧,有时远观也是一种意境。记得有一次来西湖,我们就坐在湖边的饭店吃夜宵。夜间的西湖,因为湖边的灯光,还有周边高楼大厦的灯光,一下梦幻起来。月光如水,静静地泻在了湖面上,鱼影清莲,馨香恒久,令人心旷神怡,如梦如痴。西湖就像手中的这杯咖啡,口留余香。

继续走吧。这回沿着西湖大道,看看西湖周边这些山、这些楼。它们是西湖颈上的珍珠,闪烁着文化的光芒。一不小心推开一扇门,就会是一处旧居,或别墅,或楼阁,那望湖楼,苏轼便曾道“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西湖是一步一景,这些旧居、别墅、楼阁也是一处一景,各有千秋:可以在抱青别墅看展览,也可以在西博会旧址看历史。

随便拐进一条小道或是山路,都是草木葱茏,风传清幽,连墙上的绿藤都依旧生机蓬勃,不见衰败。宝石山,山不高,却竹深幽幽,清凉宜人。山之余脉,便有岳王庙。“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砖都饱含辛酸,每一瓦都埋藏忠骨,因为这份碧血丹心,西湖有了一份骨感。这份骨感还一脉相承在三台山的于谦祠。论文,于谦少年时代就写下了千古名篇《石灰吟》;论武,他足智多谋,智勇双全,多次力挽狂澜;论为人,他刚正不阿,忠贞为国,敢为岳飞鸣不平。不想想,他自己也一步步其后尘!谁,又来为他不平?

一路被风景所迷,抬头望,正是灵隐寺。秋天的灵隐寺,开始色彩斑斓,泉幽树深,一路佛意萦绕。还有净慈寺,南屏晚钟独具魅力,诗人张岱“夜气滃南屏,轻岚薄如纸。钟声出上方,夜渡空江水”的诗句,把钟声的美妙写得入神入化。可我来得不巧,又没时间去得到黄昏时刻,只能合目冥想,找寻梵钟絮响时,摇漾西湖的感觉了。但万松书院的钟声响了,那是下课放学的钟声。绿树环抱之中,粉墙黛瓦的书院显得格外清静幽雅,据说梁祝曾在此读书,同窗三载,情深意长。

我再次回望情真意切的西湖,不知不觉,有些醉了。

西湖漫行

□周良林

依,树燕相惜。但我宁愿相信脚下的白堤就是当年的白堤,这会儿堤上柳树成行,虽是秋天,却不带萧瑟,依旧绿意盎然。远山如黛,绿岛浮水。

孤山是山,不如说是个小岛,被湖水包围着,靠白堤和桥,与外界相连接。那位号称“梅妻鹤子”的林逋,带着“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的绝望,曾经在此结茅编竹,一过就是二十多年,陪伴他的只有两只鹤,还有“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梅花。此刻没有梅花,只有纵横交错的梅枝疏疏落落,映在清浅明澈的湖水中。鹤早已在其墓前悲鸣而死,只有放鹤亭苦苦地等待着。

等待着的,还有西泠桥头的苏小小。这位青楼才女,初遇阮郁,就一见钟情。无奈阮郎虽有情,父命却难违,终成负心郎。苏小小每日倚门眺望,“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年复一年,思念成疾,郁郁而终。歌断芳魂去,风过尘香散。芳草依旧青青,柳丝依旧低垂。

千年后,另一个智勇才貌兼备的女子秋瑾,“读书通大义,娴习词令,工诗文词,著作甚美”,侠骨义胆。她号“鉴湖女侠”,自言“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以生命唤醒了世人的麻木和无知,赢得了青史留名、万众敬仰。

苏堤仍在。长堤卧波,连接了南山北山。此刻是秋天,一路没有新柳如烟,春风骀荡,好鸟和鸣,没有碧桃、海棠、芙蓉、紫藤间杂其中,但景色一样美丽。满眼的绿,满眼的水,还有淡淡的桂花香,少了一份斑斓,多了一份平静。

抬头就是雷锋塔,还有对面的保俶塔。“一湖映双塔,南北相对峙”,在塔边,看西湖如晚归采茶的女子,幽静、快乐、单纯,耳边有风吹松林的飒飒,有风摇竹林的欢快,一时间便会忘记来处与归处。

走累了,随意坐在湖边的长凳。静静地看看西湖的水,就像看一个心爱的姑娘,哪怕不说话,也有一丝喜悦、甜蜜与温馨。

秋天的西湖很安静,就像闲坐的女孩,美不可言。微风起处,圈圈涟漪不小心翻出心事,有影影绰绰的思念,有心心相印的期盼。游人三三两两坐在树下的石凳上,或闲聊,或养神,或

## 星河

